

从杜甫的诗复原了他的故居后， 从此再没人问茅屋在哪了(上)



杜甫草堂博物馆

从杜甫的诗复原了他的故居后，从此再没人问茅屋在哪了

“从未想过，我会将研究杜甫作为一项事业，忙碌终生。”说这话的人，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(以下简称“杜甫草堂”)原馆长周维扬。作为诗圣杜甫在成都的故居，如今的草堂茅屋是1200多年前的建筑风格吗？作为杜甫研究的专家，周维扬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——这座茅屋正是在他担任馆长期间复建的。不仅如此，草堂唐代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，也是在他担任馆长时惊现于世的。

以前不懂他们为何流泪

如今也成了对杜甫饱含深情的人

这位在杜甫草堂工作了27年的老馆长，讲了一件他与诗圣结缘的趣事。1961年的一个下午，读初一的周维扬学习《茅屋为

秋风所破歌》，年仅13岁的他并不知道杜甫是谁，也不关心这首诗背后的含义。百无聊赖，周维扬伙同朋友逃课。没想到，老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母亲。回到家，母亲罚他下跪，他还挨了打，“关键是还不让吃饭！饿肚子在当时是很严重的惩罚了。”

1982年2月，从成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周维扬被分配到杜甫草堂工作。从研究部(编辑部)副主任、主任，到副馆长，再到担任书记、馆长主持工作，他见过太多人对杜甫的深厚感情：曾有日本中学教师，走到杜甫草堂门口时，瞬间泪流满面；曾有捷克斯洛伐克诗人，将整部杜诗翻译成斯洛伐克语，临终前交代学生一定要送到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；还有一名东北游客，在下午6点禁止进馆时，一定要进去看草堂茅屋，表示这或许是他唯一一次祭拜杜甫的机会；他到加拿大交流时，还与一位女教师通过写中国字交流杜甫诗句，那位女教师在谈及杜甫时，满眼含泪……

“我以前真的不懂他们为何流泪。”周维扬说，1986年，刚在研究部工作时，杜甫学会老会长、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主编钟树梁语重心长地对



周维扬在杜甫像旁



杜甫草堂博物馆

他说，“弘扬杜甫精神，搞好杜甫研究，保护好草堂是一个事业。”当时他并没有把这个工作上升到事业。随着年岁增长，他的经历逐渐丰富，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慢慢地，周维扬也成为了那个对杜甫饱含深情的人。

“杜甫的诗，不仅对我们国家，对世界也有很大的贡献。杜甫希望国家繁荣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。整部杜诗，都贯穿了他的人本主义思想，体现了人性的光辉、民胞物与的情怀。这种对国家富强、人民生活幸福安定的希望，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情怀，所以才能打动人。”周维扬举例，《题桃树》中，“帘户每宜通乳燕，儿童莫信打慈鸦”，表现了杜甫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；《缚鸡行》中，“家中厌鸡食虫蚁，不知鸡卖还遭烹”，是杜甫看到鸡啄虫时，觉

得虫子很可怜，但转念一想，如果把鸡拿到市场卖掉，鸡也面临悲惨结局。“这表达出杜甫对丛林法则、弱肉强食的规律没有办法，但是他的善良永被后世尊崇赞美。”

为何复建草堂茅屋？

发思古之幽情，寄情怀之圣地

再与杜甫的茅屋产生关系，是1996年。任书记主持工作后不久，前任书记张德成告诉周维扬，很多游客到处寻找茅屋。两人相约到工部祠一探究竟，没想到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，有超过5人询问茅屋位置，更有甚者以为少陵碑亭就是杜甫茅屋。游客到了杜甫草堂，没能亲眼看到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提到的茅屋，怎么都是一件遗憾的事。“我们不可能给每个游客解释，这是在杜甫草堂茅屋的旧址基础上，